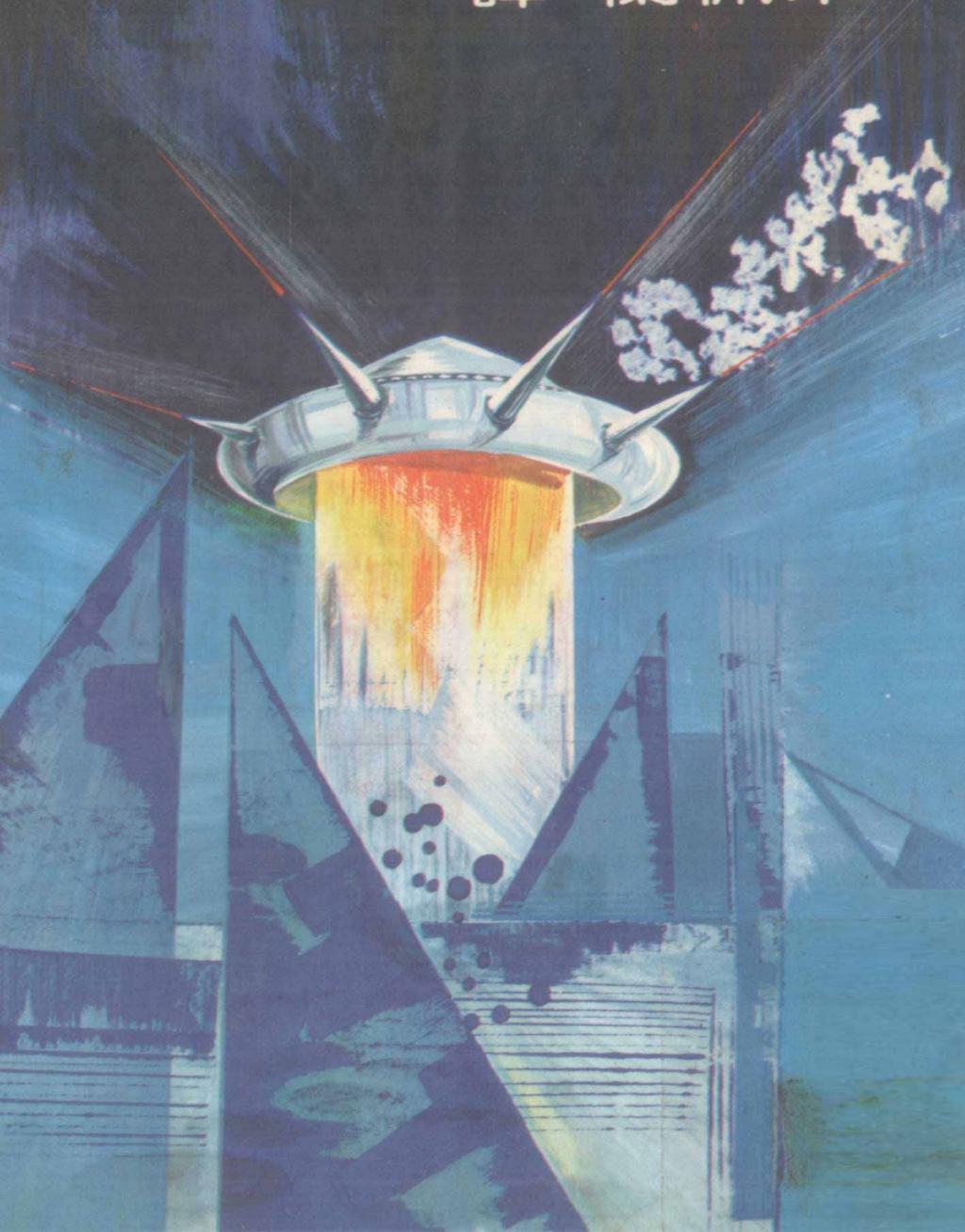


說小小幻奇

司公化文龍慧

譯蘭佩朱



朱佩蘭譯

慧龍文化公司出版

奇幻小說說

科幻的題材，幽默的故事，非常
情趣，却能一針見血地——令人對憧憬的
未來，懷着一絲絲不安和期待。

慧龍書系

313

有著作權



特價四五元

不准翻印

60 說小小幻奇

行政院新聞局臺灣版業六五四號

譯者▼朱佩蘭

發行人▼丁賢二

發行所▼慧龍文化有限公司

郵政劃撥：楊嬌娥帳戶——一〇八〇〇四號

地址：大甲鎮鎮政路32號

北區聯絡處▼三重市福華街七號之二

電話：(02) 98498031

總經銷▼文星書店

地址：大甲鎮鎮政路三三一號

電話：(046) 872525

印刷所▼現太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大理街七六巷二弄三〇號

初版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卅一日

•換調回寄請裝倒、損破、頁缺有如•

說小小幻奇

錄 目

返老還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一
離婚旅行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四
遠距離上班時代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十
財神爺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十五
機器人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二二
女鬼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二七
新設備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三二
大盜X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三七
小矮人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四二
和平之神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四六
回鄉手續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五一
請問號碼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五六
請稍候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六六
食物俱樂部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	七二

代價	□	七七
非塔	□	八二
世界末日	□	八九
可憐的症狀	□	九四
有其父必有其子	□	九九
手槍	□	一〇四
禱告	□	一〇九
怪屋	□	一一三
唯命是從	□	一一九
充滿信心的生活	□	一二五
進步	□	一三一
原來如此	□	一三六
高度文明	□	一四一
秘密結社	□	一四五

毀滅時 □ 一四八
人口爆滿 □ 一五四
宰 □ 一六二
荒謬的一夜 □ 一六九

各司其事 □ 一八七

特效藥 □ 一九二

流行病 □ 一九六

真戲假做 □ 二〇〇

得來不易 □ 二〇五

好時光 □ 二一〇

技術指導 □ 二一五

尋寶記 □ 二一九

機密室 □ 二二四

太空樹 □ 二二八

返老還童

一個推銷員到一位老富翁面前來，老富翁說：

「我是不浪費錢主義者，所以什麼都不買。不過，只有一樣東西是我需要的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年輕。如果能讓我恢復年輕，多少錢我都願意買。但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不，我剛好有這種藥。」推銷員說。

老人興奮地探出了身體。

「真的嗎？我不相信。」

「不能怪你不知道。消息如果公開，人人都爭着服用，那麼，結果就不堪設想了。到處都只有年輕人，秩序顛倒，人口愈來愈多……」

「不錯，可能會這樣。」

「所以，這種藥已經開發，並且製品化的消息是一項秘密，我們只賣給能夠嚴守秘密的人。」

推銷員悄聲說，老富翁眼睛閃亮。

「我一定嚴守秘密，請務必賣給我。」

「我就是爲此而來的。不過，正如剛才說過的，不能大量生產，不能大量販賣，所以本錢很貴，這一點請你諒解。」

「我了解，你說多少就是多少。不過，真的有效嗎？」

「可以保證，要是無效，立刻退錢。」

「看來不是騙人。」

「能不能告訴我，爲什麼盼望恢復年輕？」

推銷員問，老富翁回答：

「我是大富翁的兒子。」

「那真幸運。到今天以前，一直事業順利？」

「不是。二十歲時，父親死了，我繼承了財產，然後我就吃喝玩樂，生活放蕩。」

「很好，除了賺錢以外也懂得花錢才有錢的價值。」

。

「那真不幸……」

「於是開始反省，發憤圖強，重頭做起，不玩不喝，從早到晚，努力工作。」

「佩服佩服。」

「從此事業順利，不久，債務還清，財產也增加，然後發覺我已經老了。所以你了解我希望恢復年輕的感覺吧？」

「了解。喏，藥在這裏，請服用吧。」

推銷員取出藥丸，老富翁吞下去。

「馬上有效嗎？」

「馬上有效。去睡一覺，明天早上醒來，你就恢復二十歲的時候。」

藥丸發揮了驚人的功效，翌晨老人變成二十歲青年，他發現自己擁有龐大的財產，立刻沉迷於酒、女人、賭博，很快的又把財產花光了。

離婚旅行

這裏是山中一家陳舊的日本式旅館，在夕陽西下，蒼茫暮色中，旅館經理迎接了一對客人三郎和春子。

「歡迎歡迎，歡迎兩位光臨這偏僻的山中，我們一定給兩位最好的服務。」

「是一位朋友建議我們來的……」

三郎滿臉不悅地回答，不但表情不高興，內心同樣惱怒。站在旁邊的春子板着面孔。

他們兩人是來離婚旅行的。

三郎和春子結婚已經五年，他們沒有孩子。也許是正逢倦怠期吧，兩人的感情愈來愈冷淡，終於到了不能互相容忍的程度。

他們兩人的媒人試着撮合他們，讓他們言歸於好。可是，雙方各有理由，兩人都編排對方的不是，堅持不讓。意見一致的，只是要離婚而已。媒人最後只好說：

「我身爲媒人，實在不願意這樣說，可是我現在不得不說，也許離婚對你們兩人都有好處。」

「那是一定的。」

兩人異口同聲。媒人又附帶一句：

「我有個提議，希望兩位看在我的面上接受。在離婚前來個一宿旅行，兩人慢慢討論討論，如果仍然認爲非離婚不可，那就只好各奔前程。我剛好知道有一家山中的旅館，非常安靜……」
由於這樣，他們兩人才來到這裏。

「老掉了牙的舊旅館……」

走進旅館時，春子說。三郎佯裝沒有聽見。再忍一忍，到了明天就分道揚鑣，不怕對不起媒人了。

「住這一間？怎麼有一股陰陰暗暗的感覺……」

被帶到他們的房間時，三郎說。這回輪到春子悶聲不響，她無意換別的房間，反正這趟旅行是逼不得已的。

抽了支烟後，晚飯送來了。兩人默默吃着，沒有交談一句話。媒人希望他們好好談談，但兩人都沒有興趣交談，況且也沒有可供他們談話的材料。

• 說小小幻奇 •

晚飯後，女服務生進來鋪床。三郎提出警告說：

「喂，把兩個床舖分開，一個擺那邊角落，一個在這邊角落。」

女服務生懷疑地看看春子，春子却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我可要睡了。」

三郎從他的皮箱拿出威士忌，喝過後就鑽入被窩裏。一會兒，春子也熄了燈，趟在另一邊角落的床上。



睡熟後，三郎做了一場夢。他已經和春子一刀兩斷，輕鬆自由地走出旅館。可是，才走不遠，路那一頭過來幾個人，對他說：

「總算被我們找到了。」

三郎並不認識他們。

「你們是誰？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哼，到時候就知道，來，跟我們回去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不容你不要，我們帶了好幾個力大無窮的漢子來抓你。」

對方一齊過來要抓三郎，三郎怕了，轉身就跑，那些人緊追不捨。好不容易才跑回旅館，奔進了房間。春子在房間裏面。

「春子，救我……」

三郎伸長手臂，握住了春子的手。啊！多令人安慰，令人懷念的手啊。然而，那些人追到了，抓住他，壓着他，使他不能喘氣，快要窒息的樣子。但他仍緊握着春子的手不放，在這莫名其妙的恐怖中，靠得住的只有春子而已。

「春子，救我……」

三郎打從心底悲叫，這叫聲把他自己給驚醒過來，全身汗淋淋。不過，他發現確實握着春子的手，而且一時不想放開她的手。這時春子同樣痛苦地呻吟着叫起來。

「三郎！救我……」

三郎把她搖醒，問她：

「喂，你怎麼了？」

春子醒來了，她握着三郎的手說：

「哦，我做了一場夢，好奇怪好恐怖的夢。我一個人走出旅館要回去時，有一羣陌生人追我，差一點就被他們抓走……」

三郎也說出他剛才所做的夢，兩人的夢境相同。他們發現兩人的手互相緊握在一起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……

「嘆！怎麼搞的？兩個床本來離開那麼遠，現在怎麼靠在一起？」

「我好怕……」

兩個床舖並排在一起，可是却沒有移動過的形跡，他們兩人發抖着，依偎着。倦怠期什麼的，早就消逝無踪了。身體緊靠着，雙手緊握着，直到天亮……



送走這對客人後，女服務生對經理說：

「這兩位客人和昨天來的時候完全不同，好像變成相親相愛的樣子。」

「哦，這是那個房間的功勞。晚上睡在那個房間會做惡夢，驚醒後到天亮都不敢再睡。而且床位會在不知不覺間移動。總之，在那個房間睡一夜，就會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。」

「為什麼？那個房間有什麼秘密嗎？」

這女服務是新來的，經理便向她說明：
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對情侶不顧家長的反對而私奔，雙方家長派人找到他們，硬要帶他們回家，逼不得已，他們就在那個房間殉情了。」

「好可憐，所以他們陰魂不散，一直留在那個房間吧？可是，為什麼要讓客人住那房間？」

「當然不會讓普通客人去住，但感情不睦，或快要破裂的客人則例外。那對殉情的情侶生前要結合的願望產生作用，促使想要分離的人重修舊好，破鏡重圓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們向各方面提出請求，凡是有這樣的人，都安排到這裏來住一夜……」

遠距離上班時代

早上五點，艾先生在牀上呼呼熟睡。外面還昏昏暗暗，天上也掛着點點晨星。

在黑暗中，床頭輕輕響起「不不」聲。睡在旁邊的艾太太聽見了，以睏倦的聲音說：

「喂，你該走了，再見。」

說完她立刻重回睡鄉。

「好，我走了。」

艾先生同樣以睏倦的聲音回答。

其實大半的家庭是丈夫走丈夫的路，太太睡太太的覺。但艾先生和艾太太是注重禮貌的夫婦，所以一定互相招呼一聲。

在這中間，艾先生的床自動傾斜，他即滾落床前的一只長方形盒中。

不過，盒內舖着非帶柔軟的墊子，所以不但不會疼痛，而且還可以繼續睡覺，盒蓋自動關上

了。

這個長方形盒子恰似棺木，不過，再也沒有比這東西更方便的了。

盒底下有輪子，自動從家裏出來，移動到巴士站。

一會兒，巴士來了，自動裝載各巴士站等車的數只盒子。動作輕巧，避免驚醒睡在盒中的人。

巴士駛抵車站。一會兒，火車進站，載足了候車的許多多長盒子——也就是裝着人類的盒子，往都市而去。

大約八點一刻的時候，盒中的鬧鐘響起來。

這回毫不客氣地叮叮大響，響聲刺激着神經，驅走了體內的睡意。

「哇，起床的時間到了，好想睡。可是，沒有辦法，必須上班。」

非起來不可了。艾先生已經真正清醒過來。

他從盒中爬出來，到火車的盥洗室去洗臉刮鬍子，與同樣從各自的盒中出來的其他任職者打招呼。

「你早。」

「早，又是一天的開始……」

• 說小小幻奇 •

到車內的販賣部吃早餐。

艾先生的習慣是：咖啡和牛奶，吐司麵包夾火腿。

一面看報紙一面慢慢吃早餐，吃完後，從自己的盒子拿出乾淨的襯衫來穿，然後抽第一支香烟。

這樣就到了八點四十五分，火車抵達都市的車站，下車後步行一刻鐘，九點到達公司上班。



下班是下午五點。步行到車站，搭乘火車。非搭上這班車不可，否則回到家就太晚了。因為要花費四小時才能抵達家裏，趕不上車問題就大了。

回家的火車開動。早上上班時裝載人類的盒子已經逕自回去，所以車廂裏面很空曠。

「今天怎麼消遣呢？……」

艾先生慢慢走過一節節車廂。

有演電影的車廂，有播映電視的車廂，也有許多運動用具的車廂、和圖書室。不過，以娛樂方面的車廂為多。比方彈子房、棋室、麻將室等等。

一位熟人走過來對艾先生說：

「艾先生，下盤棋怎樣？」